

崇禎

赵云声◎著

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

揭开三百多年前明朝败亡的历史真相
再现那段血雨腥风的动荡往事

线装书局

崇禎朝

赵云声◎著

綫裝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崇祯王朝 / 赵云声著. —北京:线装书局, 2007.12

ISBN 978-7-80106-488-2

I. 崇… II. 赵… III. 中国 - 古代史 - 明清时代 - 通俗读物 IV. K24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3733 号

崇祯王朝

作 者 赵云声

责任编辑 崔建伟 孙嘉镇

版式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

地址: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话:010-64045283

网址:www.xzhb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26.5

字 数 49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我这个人很懒,学的东西也不系统,写作时大多都是人家约什么稿,就写什么。所以,古代的、近代的、现代的,小说、传记、电视剧、电影……约什么就写什么,兴致所至还编点东西,总之,写东西就是杂和乱两个字。

不过,写作《崇祯王朝》却不是先有约稿,而是我自己多年研究,想要写作的。这大约是得益于张学良的研究《明史》,我便想探个究竟,于是构思了这本《崇祯王朝》。

崇祯,这是一个很特殊,又是一个有争议的皇帝,他不同于一般的暴君、昏君,是另一类型的亡国之君,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自杀的皇帝。他的父兄辈如光宗、熹宗,熹宗在皇帝位上只坐了七年,而光宗则仅仅待了一个月,皆因沉湎女色、太监专权而亡命。待崇祯继位之后,他接受父兄们“女色亡国”的教训,勤于政务,不贪恋女色,戴星励治,有时为处理朝政,常常夜宿殿堂。有些文艺作品把他写成迷恋陈圆圆,纯属于虚乌有。他励精图治、立志中兴,妄图力挽狂澜于既倒,但终因独木难支,大厦坍塌了。

这里除却大明王朝根基业已腐朽溃烂,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因素外,其中也有崇祯个人的致命弱点。比如,他雄心勃勃却又暗含自卑;他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;他一言九鼎却又出尔反尔,文过饰非,动辄杀人。他执政十七年中,像走马灯似的换首辅,群臣一个个噤若寒蝉,他先后撤换了四十余名入阁大臣……其中最为可怕的是,他生性多疑——这虽说是所有君王的共同弱点,深恐人们篡夺权位,但崇祯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上台伊始,曾大礼膜拜袁崇焕,全权委以重任,但在第二年即将其杀害,施以刖刑;他曾极信任亲点状元、兵部尚书陈新甲,

密嘱他主持议和,但事一泄露,即将陈新甲杀害以自保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再则,就是崇祯曾经非常痛恨太监,以杀巨阉魏忠贤起家,然而可悲的是,他执政后却又一而再地重用和依赖曹化淳、杜勋等太监,最后死于太监与权臣的勾结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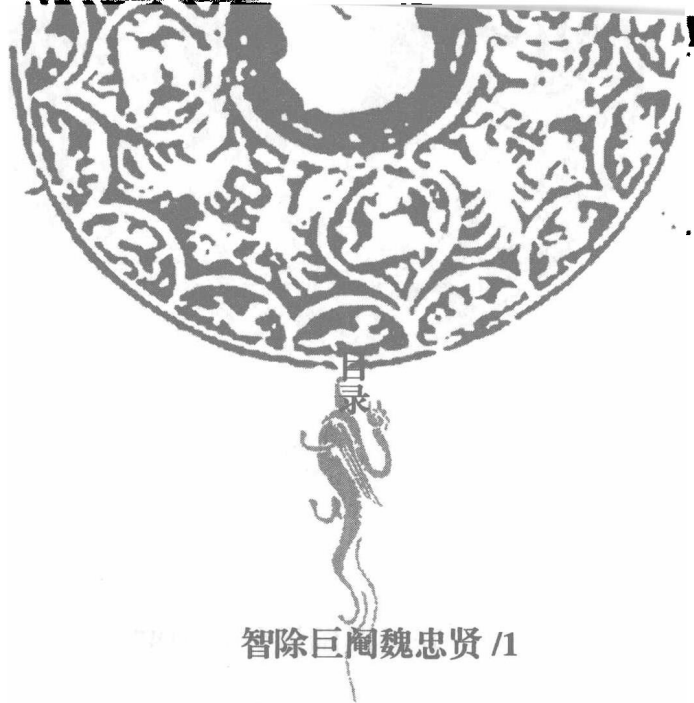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表面看,明朝亡于李自成的进京和清兵入侵,即所谓的内忧外患上,但究其实质是因“百官无义”,如温体仁、周延儒、陈演等人,贪赃枉法,政吏腐败,以致搞得灾荒瘟疫连绵不断、民不聊生。最后崇祯不得不“国君死社稷”、杀妻灭子,自己吊死在煤山老槐树上。

呜呼,想做中兴之主,却做了亡国之君。每念及此,怎不让人不胜欷歔!有感于此,写成拙作。

值此本书出版之际,我首先要感谢张鸿生先生,他为这一题材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劳动;感谢胡奕军女士,她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文字上的帮助,他们的努力为本书增添了光彩。在此,谨致以深深的谢忱。

赵云声

2007年10月于北京



智除巨阉魏忠贤 /1

皇病兄病危 /2

风波迭起 /16

花落谁手 /34

女色媚君 /53

阜城挽歌 /66

战神蒙冤袁崇焕 /81

岳母风范 /82

怒斩梟雄 /100

出人意表 /113

当朝蒋干 /126

象升出走 /139

己巳之变 /151

卖友求荣 /166

袁哉忠魂 /181





奸佞误国温体仁 /197

相位谁属 /198

国之大辱 /212

移孝为忠 /226

浩气长存 /241

玩火自焚 /254

内忧外困 /271

庄妃诱降 /285

羔羊替罪 /298

梦断煤山崇祯帝 /315

奉旨选美 /316

引狼入室 /331

梓宫惊魂 /344

皇上借饷 /359

文臣误国 /374

苦命皇后 /390

谁主天下 /404





崇禎朝

· 智除巨阉魏忠賢 ·





智除巨阉



皇兄病危

大明朝天启七年(1627年)的八月,正是酷暑难熬的季节。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的宁国公府,虽说绿荫蔽空、宽敞通风,但也无法阻止大自然的暑热。

六十四岁的魏忠贤,也许是上了年纪的关系,他似乎并不在意这种酷热,而是专心致志地在逗弄刚出生不久的侄孙儿。他拿出一枚玉如意给侄孙儿玩,侄孙儿不要;后来当魏忠贤拿一个仿制得极像女人乳房的乳头递给他时,侄孙儿那小手竟一把抓住不放,送进嘴里便吸吮起来……魏忠贤见此十分开心,哈哈大笑转向站在一旁的侄媳妇,正欲开口说什么,只见侄媳妇的脸刷地一下红了!

魏忠贤愣了一下,此刻因正值盛夏,侄媳妇只穿了一袭极薄的纱裙,他一眼就看到那白皙的乳房挺挺地耸立着。魏忠贤怦然心动:过去怎么没有注意,侄媳妇的乳房竟然这么大、这么丰满。它多像客氏的那一对呀!

客氏,即是当朝皇帝熹宗的乳娘,当年就是靠着这对丰硕的乳房,方得以入选进宫、得以宠信,也因此得以和魏忠贤相亲相爱,被皇上赐以“对食”的。所谓对食,这是大明王朝特有的习俗:因宫中的宫女和其他女性,无法跟男性接触,于是便准予她们与太监结伴,像夫妻一样在一起吃饭过日子,人们便称此为“对食”。魏忠贤与客氏这双“对食”,是熹宗皇帝御赐批准的。客氏的乳房是举世闻



名的，所以人们称她为“半乳丰娘”，魏忠贤在与她过夫妻生活时，也将所有的激情，都倾注在客氏这对丰乳上。可如今随着客氏的年老色衰，这对丰乳虽还丰硕，但已不再坚挺……

魏忠贤正胡思乱想、心猿意马之际，猛地感到身上一热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怀中的孩子尿了。侄媳妇连忙走过来，想接过孩子，魏忠贤一把攥住她的手：“别动，让他撒完！”

魏忠贤把孩子转了个方向，一直看着孩子把尿尿完后，他高兴地把孩子托起来，说了声：“小伙子，你真行！”

侄媳妇上前，要给他擦拭，他摆摆手，然后举着孙儿，怔怔地望着孙儿那白得像花生米一样的小鸡鸡，猛地上去亲了又亲，搞得小孙儿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。

侄媳妇看着这位平日权倾朝野，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、人称“九千岁”、跺一跺脚整个朝堂都为之颤动、杀人如麻、人见人怕的叔公，今天怎么这般忘形？一会儿盯视自己的乳房，一会儿又玩弄儿子的小鸡鸡，是做太监的变态心理，还是老爷子他有什么鬼念头？

二十多岁的侄媳妇本来就是风骚角色，今见魏忠贤的淫邪举动，心中原有的好奇一股脑儿涌了上来：早就听说魏忠贤是个假太监，只因赌输了钱，情急之下自我阉割，但并未阉割得彻底，后来是买通了大太监魏源，方得以蒙骗进宫的。也正因为他还存半截，方能击败恩人魏源，将客氏抢占得手。不然，他一个无名小卒何以能战胜大太监魏源，何以能与客氏行男女风情之事呢？

侄媳妇羞红着脸，正自胡乱猜测、情思摇动之时，房门突然“咚”的一声被撞开了，推门进来的是自己的丈夫魏良卿。

魏良卿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，他根本没有注意屋内两个人惊愣的神情，而是气喘吁吁地直奔自己的叔父魏忠贤：“不好了！皇上要不行了！”

魏忠贤一听这话，犹如头顶劈下一声炸雷一样，他连忙将孩子递给窘迫的侄媳妇，脸上又重现了平日的肃杀和威严：“宫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”

“没人。侄儿遵从您的指令，日夜守在那里，谁也没让进！只是派人去请了太医。”

“嗯。”魏忠贤点点头，他也没顾上换衣服，只是用汗巾擦了擦，就急匆匆地奔向门口，但刚走了两步，又突然站住，厉声命令魏良卿：“快去通报魏希孔，让锦衣卫把住宫门，外边任何人不得入内，宫里也不许走漏半点风声。违者，拿脑袋是问！”

“是！侄儿知晓了。”魏良卿答应一声，便又马不停蹄地去锦衣卫那里了。



魏忠贤同样没有停留,而是打马快步返回皇宫,只见太医早已在外面等候,因不得魏忠贤的指令,未敢擅自入内,今见魏忠贤到来,连忙站起迎候,魏忠贤也没有跟他搭话,只是轻轻地一挥手,太医便尾随在魏的身后,走进了熹宗的寝宫。

皇帝已昏迷不醒。魏忠贤走到床边,一见熹宗面色蜡黄,这副病体恹恹、奄奄一息的样子,心中也是一怔。心想,才几日不见,怎么竟病成这副模样!熹宗因长年沉湎女色,身体极为虚弱,加之半年前与魏忠贤、客氏去西苑游玩,不慎堕入水中,而当时魏忠贤与客氏正在岸边嬉戏,一直过了许久,方被小太监杜勋他们救了上来,可熹宗孱弱的身子已在冰凉的水中浸泡多时了。回到宫中便一病不起,几个月来一直病病歪歪,朝中的大小事体,一切都交付给了魏忠贤。魏忠贤天天料理朝政,没能顾及皇上的病情,怎知一下子竟如此气息奄奄!

太医看完了熹宗的病情,朝魏忠贤摇了摇头。魏忠贤蹙起眉头,让太医到一旁的空屋里等候。太医早就知道宫中的规矩,尤其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“九千岁”的淫威,他诺诺连声地退到了一边,只是头冒虚汗,两腿走路时也在微微颤抖。

魏忠贤肃立一旁,见熹宗睁开了眼睛,便轻声唤道:“皇上!皇上!”

熹宗见自己最宠信的爱卿守候在床边,心甚宽慰。他又微微欠起身子,眼睛四下搜寻了一遍,然后失望地喃喃自语:“五弟信王怎么不来见朕,五弟信王……”

魏忠贤恭敬上前,在熹宗耳边轻声劝慰:“皇上,信王千岁会来探视陛下的。请皇上好好安歇。”

熹宗点了点头,重又闭上了眼睛。

魏忠贤安顿好熹宗,快步走出寝宫,来到侧殿。太医正惶恐不安地等在那里。

魏忠贤一进殿门,便威严地逼视太医,道:“皇后正在西大殿等着。说!皇上的病情究竟如何?如实禀报!”

太医腿一抖,连忙跪伏在地:“启禀魏公公,天命难违,皇上纯阳耗尽,大限将至……”

“胡说!”魏忠贤狠狠抽了太医一个耳光,“要是让皇后知道实情,你还有脑袋吗?”

太医明白了魏忠贤的弦外之音,赶紧连声应答:“卑职知道!知道!”

正在这时,太监杜勋来报:“禀报魏公公:客奶奶、兵部崔尚书、宁国公魏良卿前来探望皇上,进奉太和保圣汤。”



魏忠贤见来人都是自己的亲信：魏良卿自不必说，兵部尚书崔呈秀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儿子，而那位被称做奉圣夫人的客奶奶，即是前面所提及的那个客氏，除了与自己是“对食”以外，更是一个能让皇上言听计从的人物。于是他便放走了太医，引领他们走向皇上的寝宫。

魏良卿手捧银盘，迈着官步，登上台阶，银盘上面放着一只铮铮闪亮的银瓶。

客奶奶、崔呈秀紧随其后，亦步亦趋。

待步入殿内，跪在熹宗床前，连呼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”后，魏良卿双手端举银盘，款款说道：“微臣遍访道庵寺庙，广收保圣秘方，求得太和保圣汤进奉陛下，祝圣上早日康复，龙体万安！”说着递上用丝帛写着太和保圣汤的方单。

“贤侄忠心可嘉！”魏忠贤高兴地赞许着，接过丝帛看了一眼，“有劳崔尚书审阅吧。”

崔呈秀知道这是魏忠贤的客气礼让，于是躬身一笑：“还是让良卿兄自己禀报吧！”

魏忠贤点点头：“那就良卿自己禀报吧！”

魏良卿接过丝帛，宛如唱诗一样，朗声唱道：“秘方太和保圣汤——用名犬地羊、白龙幼驹、炙黄虎骨、斑龙血茸、仙草灵芝，取西山玉泉之水，在银锅内浸泡七日，蒸煮七日，以气凝液，滴滴收聚，汇成太和保圣之液，补虚损，祛风寒，生精血，壮筋骨，解酒色房劳，除五脏俱损，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。”

魏良卿说完捧起银瓶并手把银壶，将保圣汤注入两只银盏中。

客氏端起一杯，正欲身先试饮，魏忠贤一把摀住：“客奶奶，你是奉圣夫人，怎能让你身先试饮哩！老奴一辈子侍候皇上，当是由我以身先试！”

“魏公公魏官儿，咱俩还分啥你呀我的！”客氏不无炫耀地说，“贱妾可是把皇上打小奶养长大的。即便出事……”

“还是侄儿我身先试饮吧！”魏良卿说着便端杯一饮而尽。

“皇上！”魏忠贤观察良卿一阵之后，轻声唤着扶起熹宗，“万岁爷进服太和保圣汤。”

熹宗睁眼看看众人，见众臣如此争相试饮，大为感动，喃喃赞叹道：“众爱卿都是大明贤臣啊！对朕一片忠心，可昭告天地。”

魏忠贤不顾年迈，亲扶着熹宗喂服太和保圣汤，一口又一口……

“圣上……圣上感觉如何？”众人目光紧紧盯着熹宗。

熹宗转动转动眼睛，又咂了咂嘴，仿佛在寻找着自我感觉。

“朕觉得……一股甜热暖气通向心田，”熹宗愁眉舒展，屈肢伸臂地活动着



腰身，“四肢顿感轻松，果真是圣汤仙液啊！”

众人一听高兴得齐跪熹宗面前，大声祝福：“皇上圣体万安！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魏忠贤在御床前，虽说也跟着大声欢呼，可一回到宁国府，他瞪眼看着这太和保圣汤，心中却不免疑虑重重：“良卿，跟我说实话，皇上久病不治，太和保圣汤这玩意儿行吗？能保住皇上支撑多久？”

宫中同样持有疑虑的，另外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熹宗的正宫娘娘张皇后。她因为一直看不惯魏忠贤和客氏这帮狗男女把持朝政、为非作歹、男盗女娼，所以对他们的一切行径，都持有疑虑。此刻，她正在内宫秘密召见太医。

张皇后嘴角挂着微笑，神色慈祥、态度和蔼地询问：“哀家单独召见，就想听听你的实话。”

太医跪伏在地诚惶诚恐：“微臣刚刚说的句句是真。皇上的确是偶感风寒，仅为小疾，不日即可康复。”

“果真如此？”张皇后微笑起身，不动声色，淡淡发问，“皇上既为风寒，仅为小疾，太医悉心治疗，怎么皇上卧床半年，数次昏厥，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？”

太医无言以对：“这……”

张皇后淡淡一笑后，又紧逼一句：“皇上既为小疾，不日即可康复，怎么太医束手无策，反让魏公公如此劳费心神，兴师动众进奉太和保圣汤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太医头冒冷汗，他一边擦拭，一边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。

张皇后伸手摁住太医肩头：“老太医，坐，坐啊！”

太医惶恐不安地缓缓落座，眼睛却不敢正视张皇后。

张皇后见此，已略知一二，于是她盯视太医，从容发问：“哀家知道，太医出身世代相传之家，三代御医之门，大明王朝、皇上和内宫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，没有！”太医脑袋像拨浪鼓一样，连连摇头，“代代受到恩养，辈辈受到慈育，世世备受重用，微臣感恩在怀，世世代代做马做牛也难报皇上的恩宠！”

张皇后微笑点头，恩威并重地继续说道：

“皇上以一人治天下，龙体安康系及大明社稷祸福，系及大明江山安危，系及大明命脉承袭！如果大明命脉断送在你的手中，三代御医毁于一旦，世代功勋付之东流，你怎么对得起大明王朝的恩养慈育？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列



祖列宗？”

太医一听这话，似五雷轰顶，连忙起身“扑通”一声跪伏在地：“臣……不敢……不敢！”

张皇后单名一个嫣字，虽说只有二十多岁，容颜娇美，但却是个正派刚烈的角色，她见太医的防线已溃，便一语道破：“为了苟且偷安，你怕魏忠贤，难道就不怕我一国之母吗？”

“卑职死罪！死罪啊！”太医此时磕头如捣蒜，他悔愧万分地道，“罪臣如实禀告皇后：皇上阳气已尽，大限将至，回生无望，归天有期。”边说边老泪纵横，“臣因畏惧魏公公淫威，对皇后隐瞒实情，论罪当死，罪不容赦！死罪！死罪啊！”

张皇后噙着晶莹泪水，放缓了声调：“那太和保圣汤能起死回生，果有奇效？”

太医连连摇头：“太和保圣汤卑职也已验实，虽无害，也并无奇特功效！”说着便急切陈言，“皇上已危在旦夕，绝无回生之术！”

张皇后冷静地点点头：“照此说来，上天命难违，还能有多少时日？”

“臣……臣不敢明言！”太医惊恐难言。

“说！”

太医抬起头来目视皇后，几乎是一字一顿地缓缓回道：“臣以为短不过三五日，长……难超旬日。”

张皇后闭目长叹，过了许久，发出一声吩咐：“来人！”

太监王承恩应声走出：“奴才在！”

张皇后看了看跪伏在地的太医，面命王承恩：“赐太医黄金百两！”

“是！”太监王承恩应声复诵，“赐太医黄金百两！”

“谢皇后娘娘！”太医如释重负，起身谢恩，退出。

张皇后忧心如焚，心潮难平，她徐步走到窗边，凭窗凝视，只见阳光下的皇宫一片宁静，影壁上盘龙如飞，栩栩如生。

“大明命脉！大明江山啊！”张皇后不由自语着，她反身走向案旁，秉笔疾书。

张皇后环视屋内，目光盯在一艘做工精致的红木龙舟上，即命两名宫女：“你们将红木龙舟即刻送往信王府。”

“是！”两名宫女应声答道。

张皇后再将密信递给宫女：“这封信一定要面呈信王。”

“是！”

两名宫女化装成太监打扮后，捧起龙舟，便迈步走出了坤宁宫。

“站住！”承光门外，锦衣卫卫士手举刀枪拦住了手捧龙舟、扮成太监的两名



宫女，恶狠狠地训斥，“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太监严禁出宫！”

一位宫女正待解释，突然一锦衣卫卫士带着淫笑尖声叫了起来：“好啊！原来是宫女。你们胆敢女扮男装，让爷们检查检查！”说着就要动手动脚。

“放肆！”宫女厉声斥责。

锦衣卫卫士嬉皮笑脸：“你们这些鲜花儿，久藏深宫，得不到皇上的恩宠，芳心蠢动，熬不住想出宫打野食去呀！”

“你们一个个活得不耐烦了，是吧？”宫女怒目瞪视，举手出示腰牌，“睁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锦衣卫卫士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：“哎哟！我的妈呀！圣上御制腰牌：出宫放行！”说着挥手致礼，“二位姑奶奶，请！请！”

朱由检是熹宗朱由校唯一健在的弟弟，两人虽非一母所生，但因仅存兄弟二人，从小一道玩耍，所以也颇手足情深。自从哥哥朱由校当上皇帝之后，朱由检也渐渐长大，后被封为信王，搬出皇宫，兄弟之间便极少见面。特别是当魏忠贤与客氏专权朝政之后，更是很少有哥哥的消息。只是听到传言，哥哥沉迷女色，不理朝政，每日只热衷于木工制作。今见宫女送来皇兄亲手制作的红木龙舟，颇为喜出望外。

这龙舟做工精致，巧妙绝伦。朱由检将它供奉在香案上。

信王朱由检面对龙舟恭恭敬敬地跪拜之后，情绪依然非常激动：“见物如见皇兄，这是皇兄亲手雕刻的心爱之物啊！”感叹良久，方转身询问宫女，“皇后可有什么赐教？”

宫女递过张皇后的密信。

信王朱由检接过密信展读，只见锦帕上写着娟秀小字：“皇上病危，火速进宫。”

信王一看这八个字，犹如遭到雷击电劈一样，目瞪口呆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。自己虽说已很久没见过皇兄，可皇兄毕竟才刚刚二十三岁，正值壮年啊！虽说房事荒唐，可怎么竟致病危呢？他揉揉眼睛，重又认真看着皇后手谕。

“皇上病危，火速进宫。”八个字醒目地呈现眼前。

信王痛苦摇头：“皇兄……皇兄病危，臣弟一直不知啊！”

“启禀信王千岁，”宫女深施一礼，“六个月前，魏公公、客奶奶引领皇上出游西苑，皇上划船落水，惊吓泡水，听说有半个时辰才救出来，吐出的湖水有半盆！以后就一直病着，太医久治无效，听说……听说……”

信王着急询问：“听说什么？”

“皇上昏死过去好几次了……”宫女怯怯地说。



“啊！”信王仰天悲叹，连着几声呼叫，“皇兄！皇兄！”

此时的宁国府内，魏忠贤和魏良卿也正在低声密议。

“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！”魏忠贤端着茶杯，欲喝又放下，放下后又重新拿起。一派心事重重，“皇上大限将至，我们的末日就将来临，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啊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魏良卿一听此话，惊愕得也放下了茶杯，问道。

“要千方百计保住皇上！”魏忠贤忧虑地说，“要不，那些人就会像疯狗一样围上来咬我们！”他期盼地看着魏良卿，“贤侄的保圣汤，究竟能保住圣上多少时候？”

“难说啊！保圣汤只保一时，难保一世。”魏良卿连连摇头，“皇上纵欲过度，身子掏空了。”

“那贤侄还有没有安圣汤、长生饮之类？”

“天意难违，人寿有期，皇帝老子也难逃人生大劫啊！”

“这倒是！”魏忠贤点头说着，“俗话说，阎王叫你三更走，你就挨不过五更去。天子也是如此啊！”他一边把玩着茶杯，一边忧心忡忡地说，“万一……皇上保不住……”

正当这时，魏良卿夫人怀抱婴儿风情万种地走进来：“贱妾领侄孙儿拜见魏爷爷！”

“罢了！罢了！”魏忠贤看见侄媳妇进来，暂时冲走了忧思地站起身来，看看婴儿，问道，“那天忘记问了，这孩子取什么名字？”

魏良卿答道：“取名鹏翼。”

“鹏翼？”魏忠贤不解问，“什么鹏翼？”

“鲲鹏展翅，扶摇而上九万里。”魏良卿细细解释着，“唐代诗仙酒圣李太白的《大鹏赋》说：‘右翼掩西极，左翼蔽东荒，跨蹑地络，周旋天纲’，孩儿的字就取天纲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魏忠贤高兴地看了看婴儿，“大鹏展翅，直上九天；鹏程万里，前途无量！”

“这孩子确是前途无量！”魏良卿高兴得手舞足蹈，“落地之时，恰是旭日东升。只见彤云密布，彩霞满天，祥云冉冉，紫气浩荡！”

魏良卿夫人因那天见过魏忠贤的淫态，所以也不再畏惧他，便眉飞色舞地信口说了起来：“说来也怪，那天侍女从井中打水，竟打出一只金龟。”

“金龟？果有此事？”魏忠贤一惊，把目光转向魏良卿。

魏良卿信誓旦旦：“一点不假！良卿怎敢欺骗叔公，金龟现仍在花园池中，通



体金光闪耀。”

魏忠贤上前细细端详着婴儿，突然高兴地喃喃自语：“上天吉兆，天意如此啊！天意！天命哪！”随即他转过身来，对着魏良卿郑重吩咐道，“好好善养，精心保护着鹏翼！此事要守口如瓶，秘不外传。”

侄媳妇虽然不清楚魏忠贤心中的谋略，但她从这位一言九鼎的叔公的神情上，猜出这肯定是个大好事，且肯定是和自己的儿子有关，她禁不住又下意识地紧紧护抱了一下怀中婴儿。

魏忠贤自那日的心猿意马之后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侄媳妇了，今见她斜睨的眼神又有点神魂摇荡，但魏忠贤很快便控制住了，他知道如今皇朝风雨飘摇，首先还是皇位要紧。所以他定了定神，拉起魏良卿的手：“去把崔尚书找来，一起到客奶奶那儿，商量个对策！”

“这事太难办了！我不去！”他们赶到内宫客氏住处，对客氏将心中的谋划一说，谁知客氏撒着性子竟一口拒绝。

“哎呀！姑奶奶，这事只有你去最合适！”魏忠贤手指魏良卿，“贤侄在此，也不用忌讳，连皇上都知道，你我对食，形同夫妇，鹏翼就是你的孙儿，这事只能托你操办，如若成功，你就是太皇太后！”

客氏揶揄地看着魏忠贤：“那……你就是太上皇了？”

魏忠贤“嘿嘿”一笑，在客氏面前，他的脸皮极厚：“至于我嘛……理应临朝摄政。”

性急的魏良卿，等不及他们的打情骂俏，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客氏面前，苦苦相求：“叔如父，婶如母，良卿是你的亲儿子，鹏翼就是你亲孙子！叔叔摄政，婶婶辅佐，恩比天高，孩儿孙儿自当肝脑涂地，孝养终生！”他抬眼看着客氏，哀求地说，“婶婶如若不答应，孩儿就长跪不起……”

“起来吧，可别跪坏了膝盖头！”客氏说着不由笑了起来，“皇后可不比皇上，皇上几句好话一哄，顺着竿儿一爬，事事遂你的愿！可这皇后……脾气倔，又有心计，那小脸是属鸡屁股的，说翻就翻！”客氏嘴上虽这么说，可站起身来却是信心十足，“我去试试吧！”

“那好，我们就这儿等着！”魏忠贤说着从锦囊中掏出骰子来玩弄着，一副静候佳音的神情。

事情全然不像魏忠贤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虽说他与智囊崔呈秀等一再谋划，可客氏来到皇后所在的坤宁宫时，依旧落得个折戟沉沙！

“皇后娘娘，我来了！”客氏大摇大摆地走进殿后，颇为有礼地躬身施礼，“老